



星火初燃闽北

——杨峻德与中共建瓯支部的创建

□郭蕊

北伐军进军福建,他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建瓯,与葛越溪、潘作民等共同筹建地方党组织。当月,闽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建瓯支部在建瓯县城关正式成立,葛越溪任书记,潘作民任组织委员,杨峻德任宣传委员,支部机关设在建瓯城关大甲巷7号,隶属于中共福州地委。中共建瓯支部的成立,让闽北革命有了坚强领导核心,闽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启了革命斗争的历史新纪元。

支部成立后,杨峻德与葛越溪等认真分析建瓯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诉求,深刻认识到建瓯作为闽北首邑和军事重镇,是北伐军人闽必争之地,党的工作意义重大、责任艰巨。支部明确首要任务: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以宣传为抓手,把群众组织起来,将自发斗争引导为党领导下的有组织国民革命运动。杨峻德等支部成员随即分头深入各界开展宣传、编印传单,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广泛发动工人、农民、学生投身革命洪流。同时,遵照党的三届一中全会精神,积极筹建国民党建瓯地方组织,扎实推进国共合作。在支部努力下,彭信、杨则仕等一批革命积极分子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方文治、张伯坚等在外求学进步青年,受革命感召返乡,在支部领导下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建瓯革命力量迅速凝聚壮大。

1926年12月,北伐军进驻建瓯,杨峻德代表支部向师部揭露当地县长横征暴敛罪行,在萧劲光支持下,县长被捕,苛捐杂税废除,建瓯革命浪潮空前高涨。1927年福州四三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福建。杨峻德临危不乱,积极发展党员,吸收杨则仕等进步青年入党,扩大左派队伍,深入古阳、上屯、水吉等地健全农会组织,培养农民骨干。即便支部活动被迫暂停,留下的党员仍坚持斗争,党团组织与革命群众团体持续壮大,为土地革命战



中共福建建瓯支部旧址。1926年7月,杨峻德参与创建了闽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建瓯支部,并任宣传委员。

争时期建立县委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杨峻德转战福建各地,历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部长等职,领导闽北及全省革命斗争作出重要贡献。1931年3月25日,杨峻德在出席厦门市常委会途中被捕。敌人严刑逼供、威逼利诱,妄图从他口中获取福建省委组织机密,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年5月23日,杨峻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1岁,用热血与生命践行入党誓言。

红色火种不灭,英烈精神永续。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创建地方党组织,从发动群众投身革命到白色恐怖中坚守斗争,杨峻德以青春赴使命、以生命铸忠诚,让革命星火照亮闽北大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应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以初心赴使命、以实干担重任,以昂扬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新篇章。

去镇上

□吴撇

去往和平古镇,沿途闪现米糖、华南栲、野鸭椿、苦楝、马尾松、拐枣、水杉,树上有虫子,一只只是太阳,另一只是我。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再荡到紧邻的一棵树。大巴就像行驶在叶子上,又错觉为弹拨乐器的拨片,勾起鸟翼里的一根弦,比远远地演奏一条瀑布,要多几道盘旋和上升虫子,也正以柔软合奏树枝。一只是我,一只只是太阳。我们偶尔也拨弄彼此的羽毛,这多像一对竖琴,想到镇上的银杏正在落叶,想到旧瓦片已晒干了唐代的雨水,没有一棵树不晴空万里,没有一只虫子,不多伸几下懒腰。

翻山越海,不问东西

□卓茹茵

山轻弯下身子
吟出一弯溪

朱子坐在溪畔
把九曲流水,慢慢写成海

九曲哪里只是九曲
棹歌唱出粼粼波光
顺着武夷丹崖
一路游向鹭岛的潮声里

那年,年轻的学子初入仕途
踏过梅岭
晨雾沾衣

同安盐田风软
不似武夷的半亩方塘
那句“问渠”的轻语,落进海滨
他亲手埋下一个“理”字
静静等,等它如榕树长出气根
垂地成林

翻山
翻越的不是连绵峰峦
是心底那团散不开的雾气

渡海
渡的也不是万顷烟波
是纸上无边的清言

不问东西
不必执着榕树与松柏划下的界线
只抬头望石壁上那四个字——鸢飞鱼跃

还认得吗
当年孤身负笈、向南赶路的少年

而今端午临水而立
龙舟轻轻划开千年的波

桨声悠悠
像船夫随口哼的棹歌
又像海潮反反复复地低声追问:
那一脉源头活水,可曾停歇?

山与海之间,本没有他乡
他把小小的书案,
搁在每一处山水间

武夷山间的茶香
飘进同安
海边起落的潮声
也绕过书亭书院的窗沿

翻山越海,不问东西

半亩方塘,永远浮着天光云影
眼前沧海无边
一滴远行的山泉
兜兜转转
终于认出了
那个从山间出发的自己

故乡青茶的韵味

□王德仁

茶青青,山青青,水清清。如果说一脉绿水青山是浦城迷人的底色,那么一盅老枞青茶,便是南浦溪畔独有的茗韵。

茶有百品,茗有七色,我何以独青睐这口故乡的青茶?“青”字极美,甲骨文里上“生”下“丹”。青是草林破土而出的苍翠,朝气蓬勃;丹是矿石凝练的温润,厚德载物。青是七彩的和色,也是四季常青的底色。故乡满垄的茶树,翠色欲滴,仿佛把春天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青茶之美,在于底蕴;青茶之韵,在于“中和”。茶圣陆羽称茶树为“南方之嘉木”,谓“上者生烂石”。这“青”字,恰是茶树与自然最完美的注脚。青与茶联姻,美美与共。

我钟爱这茶,更因那是乡土的韵,妈妈的味。儿时踏青,出城望乡门,往东北三里地上青岭。那里旧名“青龙冈”,是一幅天然的水墨丹青。母亲背着我,挎着竹篓去采茶。一筐鲜嫩的茶叶带回家,洗净铺开晾干,母亲便双手轻揉,经半发醇后,放进铁锅翻炒。随着“杀青”的火候到位,满屋生香。最后装入大瓷罐,那便是父亲劳作后最舒心的养心品味。母亲常说:“别看一片青茶叶看着青涩,做成茶,沸水一冲,那股香气就能从喉咙暖到肚里。”

这“杀青”二字,于茶是工艺的完成,于文章是稿件的定稿,于人世,是岁月的成熟。

故乡的青茶,史脉悠长。据明万历《浦城县志》及后世《浦城诗词大全》记载,明万历年诗人马诚(一说马成)在《题匡山草三益先生古斋》写道:“青茶入饌甘如蔗,黄蘗供茶味胜饴。”彼时,“匡山四贤”——章溢、刘基、宋濂、叶琛,常聚于浦城匡山,品这盏青茶,论天下经纶,终成明朝开国之功。一盅茶里,藏着士子的风骨。

浦城城北福罗山下,有个村子叫“茶坪”。南朝江淹任吴兴(今浦城)令时,曾遍游此地山水,留下“碧水丹山”之叹。村右山坳旧名“青草洋”,古枫丛生。古人称茶为“草中英”,这“青草洋”,莫不是古时的青茶场?江淹爱桂,发现“玉沥可饮”,浦城人便将丹桂与青茶相融,制成了如今的“丹桂花茶”。这非遗新品,早已成为茶市新宠。

品青茶,需用青瓷。宋徽宗曾梦雨过天青,而后世浙闽交界处的窑火,便烧出了这般意境。浦城大口窑的“青白瓷”,釉色如玉,与青茶相得益彰。南宋大儒真德秀两知泉州,力革市舶积弊,彼时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浦城的青茶与青白瓷,便顺着这海上丝路,流向了东南亚。至今,日本馆藏的抹茶器具中,仍有来自浦城大口窑的遗珍。

青茶香,青春美。这青茶条索,宛若佳人的黛眉。县志载有“美人城”与“女儿井”的旧事,传说用那井水泡青茶,最为甘冽。一盅青茶,是请客的“请”,是情谊的“情”,也是清白的“清”。茶入道,青衫学子以此励志,平步上青云。

闽北青茶历史悠久,后来派生出铁观音、大红袍、岩茶等,世人多称其为“乌龙茶”。其实,“乌龙”亦含青色之意,只是名称各异。关于明末因避“清”字讳而改称乌龙的说法,并无确凿史料支撑,当属民间附会。浦城本地,亦有匡山青、马迹茶、龙根水仙、朱传寿桂等佳品。新时代的今天,我们不必“闹乌龙”,青茶之名,名副其实,喝得舒心,更不忘思源。

故乡茶,生于斯长于斯。不少外地宾客慕名前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属东方之色。一杯青茶,青韵万千,茶味无穷。

菖上的风

□陈光宏

延平塔前镇的山路,是时光揉过的青绸,蜿蜒盘绕在闽北千峰叠翠之间。行至直上古堡景区入口,雅致碑牌静立山前,白墙黛瓦映着原木素色,从容掀开这座地处延平、尤溪、沙县三界交界古村的千年清幽。

菖上长风,自金鸡山云海深处奔涌而来。身为延平第三高峰,此地常年云蒸霞蔚,山水蕴灵。四季清风各有风骨——春柔、夏凉、秋爽、冬刚,穿林海、绕古巷、润田园,以四时之变,绘就古村山水画卷,沉淀千年人文底蕴与人间烟火。

春风温煦,醒遍山野灵木。暖风和煦,漫越层峦,拂去冬日沉寂,唤醒千山万壑。村口千年银杏抽芽吐翠,百年香樟浓荫渐盛,红豆杉凝翠含烟,古木暗浮清幽幽香。十八青松依山挺立,苍骨凌云,松涛阵阵响彻山野,自成一方雄浑山林气韵。清风携着林间草木清气,穿行溪谷田畴,温润而不柔靡,清和而有生机。满目青葱浸染山河,一草一木皆藏古村悠然岁月,尽展山野自然之美。

夏风微凉,静守古宅雅居。盛夏暑气蒸腾,深山古村独得清凉。习习山风穿街过巷,驱散燥热,清爽怡人。百年古堡夯土历风雨而沉稳,数十座明清民居依山错落,飞檐木构尽显古建匠心,苍痕覆壁,古韵悠悠。陈氏祠堂雄踞村心,门前石塘碧水澄明,天光云影尽落池中。清风绕石阶、穿厅堂,代代相传崇文重教、敦亲睦族的家风文脉。每逢节庆佳节,八方族人归乡叙情,一脉宗亲情愫,在悠悠夏风里绵延不绝。避暑闲游,

可居金鸡山庄,卧听松风蝉鸣,静享山居安然。此间盛产山野珍品,林间土鸡鲜香醇厚,高山野茶清冽回甘,农家干货、天然山蜜皆是山野至味。

秋风清朗,染遍山野风物。天高气阔,金风送爽,遍染层林秋色。千年银杏一树鎏金,黄叶漫落古巷,满目诗意浸染山川。高山梯田层叠起伏,秋风过处稻浪翻波,田间瓜果飘香,处处皆是丰收盛景。游人登高望远,观云海漫卷,赏银杏倾城,览田园蓝色,闲坐品茗,尽享岁月悠然。金鸡山林海葱茏,空气纯净,是天然康养福地,引得四方游人前来寻幽览胜,涤尽凡尘俗事。

冬风沉毅,厚载冬日风骨。朔风浩荡,穿谷掠林,山间青松傲雪而立,傲骨铮铮,尽显山河浩然正气。这片清幽古村,亦是红色热土。往昔革命志士于此奔走,播撒革命星火,以赤胆忠心坚守信仰,用热血铸就不朽忠魂。英烈精神融于青山长风,历岁月而不朽,为菖上山水添上厚重精神底色。

千年长风横贯岁月,拂过古堡旧韵,吹遍千顷林海,滋养一方沃土。四时风光更迭不息,古村风华历久弥新。如今菖上古村乘风而上,借力乡村振兴,守护古建遗存,深挖人文底蕴,盘活生态资源,以青山绿水赋能乡土发展。古村守文脉之根,踏时代之路,稳步前行,续写发展新篇。清风漫卷千山翠,古韵悠然润人心。菖上藏山水灵秀,载悠悠乡愁,是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亦是凝心静心的精神家园。千年山风不改初心,滋养一方热土,向着明媚新景阔步前行。



父亲唤来的风

□张兴亮

望向故乡,就有风从那里吹来,沾满浓烈的烟香味——是父亲唤来看我的风。

农田里,禾苗间,父亲刚将弓着的身子缓缓伸直。他吹起口哨,哨声如箭射得老远,惊得禾苗簌簌地颤,仿佛兴奋地扭动着腰肢。于是,一片绿浪缓缓地,缓缓地,朝我滚了过来。

父亲得意地点上卷烟,说:“唤来风了。”

父亲唤来的风,用那熟悉的、辛辣的烟香味,轻轻吻着我的鼻尖。我几乎要失声喊出“父亲”——却忽然想起,他已独自睡在故乡山梁上,公墓那方小小的盒里。他仍在巴巴地望着我,望着这个方向。

父亲身边,此刻也该满是清明的风吧。清明的风,好凉。

诚实守信 以信为砢

